“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把好战区主战这个新体制运行要求

■刘争元 徐海伟

引言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我军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总格局，战区主责主业是作战指挥，军种主责主业是建设管理。努力理顺新体制运行的各种关系，把战区主战之权责落到实处，以战领建、以建促战、战建共进，是新体制高效顺畅运行的活力源泉。

战区位于指挥链的枢纽点，引领指挥体系建设发展

聚焦“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构设战区体制，是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战区作为集联合与多军种指挥要素于一体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位于作战指挥链的枢纽位置，发挥承上启下的关节作用。夯实新体制下战区作战指挥功能，必须找准发力点，确立指挥权威，完善指挥体系，优化职能配置。

一是引领作战指挥权威确立。战区设计的核心是突出“战”，一切以战为本，进行统筹谋划、周密计划、组织部队实战实训。战区围绕能战胜战抓好备战，聚焦“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练联合指挥、搞联合训练，能够极大增强军种部队贯彻落实军委关于战区主战改革决策的自觉性，促使围绕“仗怎么打、部队就怎么建”抓建设、搞管理，从而立起战区作战指挥权威，引导军种在提高部队建设质量和作战能力上出实招、见实效。

二是引领联合指挥机构构建。战区担当着战略方向上以联合为第一要务的关键职能，特别是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与军事力量配置筹划、部队作战与保障能力检验评估、联合作战与联合训练组织筹划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要求按照与应对安全威胁相适应、与战略方向相适应、与联合指挥相适应的原则，完善指挥职能集中配置、责任区域边界清晰、作战任务外向辐射的新型战区体系，构建联合、高效、精干、灵活的战区作战指挥机构，充分实现指挥要素、作战力量、保障力量的联合化、体系化、专业化。

三是引领作战指挥职能优化。集中方向作战指挥权是战区主战的逻辑前提，也是打赢现代联合作战的首要条件。突出战区在战略方向上作战指挥的主体地位，需要对战区和军种层面的指挥职能进行优化调整。世界军事强国普遍做法是不断把方向作战指挥权横向集中于战区，同步突出军种对本军种建设的决策权和实施权，破除军种壁垒，走出利益围墙，真正实现作战指挥链上各军种、各作战力量的联合指挥与统一使用，确保形成功能完备、强力高效的联合作战力量集群。

战区位于新体制的需求端，牵引部队建设管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新体制因打仗需要而产生、伴作战需求而发展，而战区是作战需求不可或缺的重要源头。战区针对各自担负的职责任务，科学确立战区战略、力量布局、能力要求、行动构想等主要需求。这些需求分化细化，进一步分解为各项建设能力指标，转化为实战化建设管理的具体标准，从而主导军事力量建什么、怎么建、建到什么程度，进而推动军事力量体系建设全面发展。有了作战需求这个总牵引，部队建设就有了明确的方向目标；同样，有了优质的部队建设基础，联合作战就有了可靠的力量支撑。

一是牵引职责任务分工、规范资源配置。战区作战需求，向上对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向下汇总战区军种需求，横向与各军种建设密切关联，处于军事需求生成的关键环节。发挥好战区在军事需求生成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能够保证军事需求的质量，还能够牵引解决制约部队建设管理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疏通血管和脉络，打通“肠梗阻”，推动实现军事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使军队建设管理按照自身规律和规范流程高效运行，确保部队建设发展始终行进在促进作战能力生成的道路上。

二是牵引军种建设找准突破口、规范建设路线。“战区提准需求、军种抓好实施”是新体制在部队建设管理上的重要机理。战区根据预定作战方向、作战地域、作战对象等实际，制定联合作战计划，组织联合作战演练，实施联合作战指挥，为军种抓好建设管理明示了方向和需求，促使军种全面围绕实战能力核心和军事能力标准，遵循军种建设发展客观规律，顺应联合作战要求，紧贴部队实际，科学规划建设重心和路径，大力推进以作战能力为核心的各项建设。

三是牵引联合指挥人才选拔、规范队伍建设。战区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聚集所、培养地。适应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科学规划联合指挥岗位设置范围、职责任务、配备标准和成长路径，有利于形成战区和军种之间指挥人才选拔任用全向反馈、良性互动的整体态势，确保把具备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理技素养，能够适应组织指挥与遂行联合作战任务需要的优秀人才选出来、用起来，形成让善打仗、精指挥、懂管理的干部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的制度机制。

战区位于战斗力的输出端，促进战建两线协调发展

军队是以输出战斗力为根本目的的武装集团，是一个从养兵、管兵到用兵的完备体系，是战斗力从生成到输出的完整系统。“输出”，是指从内向外输送的过程。“输出”质量的优劣，不仅基于各要素能力的高低，还与再加工再生产的质量高低直接相关。战区位于我军战斗力的输出端，旨在发挥部队战斗力、检验部队建设效能，需要对军种力量要素进行再加工再塑造，保证部队体系作战能力的充分释放。战区体制革命性重塑催生的创新动力，必将持续推动军队作战指挥和领导管理体系的组织体制、职能配置、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和相互关系等的调整完善，促进战建两线协调发展。

一是促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顺畅运行。对我军而言，战区体制是平地建楼、积极探索。体制创新的伟力，在于以战区联指为枢纽，优化作战指挥体系，促进指挥关系顺畅、指挥编组完善、指挥权责明晰、指挥活动协调，生成适应信息化联合作战要求的实战化指挥能力。尤其是能够促使指挥流程不断完善、指挥分工和任务更加体系化、规范化、精确化，极大增强新组织体系的自治能力和协同能力，确保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关联更加紧密、信息流通更为顺畅、检查考评更具刚性。

二是促进部队各项工作聚焦作战重心。时代呼唤改革，改革带来契机。我军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重塑后，部队指挥方式、领导管理方式和官兵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部队“想打仗、为打仗”的思想意志不断得到凝聚加强，“能打仗吃香、当尖子光荣、抓训练建功”的氛围迅速浓厚，激励着广大官兵积极参建、主动为战。这势必大力驱动军种以提升作战能力为核心，抓好教育、训练和管理，驱动战区联指按照作战方案计划、作战条令和相关法规，筹划组织联合训练、日常战备和部队体系能力检验评估等各项活动，让“建为战、练为战、管为战”的理念和行动在部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三是促进战建关系有机衔接。战区组建后，战区和军种领导机构存在明晰的“战”“建”职能区分，表现出功能相异性；同时，“战”“建”关系又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具有天然耦合性。这种既适度分离又协调耦合的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方式，催发和引领着部队建设发展与作战运用顶层设计的体系化、精确化、法治化，按照建设管理链和作战指挥链上关键节点的职能任务、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健全完善决策、计划、组织、执行、调控、监督各环节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衔接的宏观运行机制；同时，按照两条链路上各级各类机构内部要素构成、基本功能配置和相互联结关系，建立规范、精确、高效的微观运行机制，形成各部门、各系统、各环节上下衔接、横向配套的制度机制体系，从整体上确保“战”“建”在涉及指挥、训练、管理、人力资源和综合保障等全领域全要素运行上的互促共进。

群策集

让“满意解”逼近“最优解”

■王海东 张所玉 齐霁

●追求极致、做到完美，得出“最优解”，是个数学领域的极值概念。“最优解”是一个不断逼近的过程，很难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应该说在“可行解”的备选集合中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是个现实的选择，因为实用的“满意解”是由战斗的特质属性所决定的。可以说，“最优解”指明了追求的方向，而“满意解”提出了务实的做法。

最佳决策、最强编成、最大杀伤、最低战损……面对关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国之大事”，谁不想在这场生死博弈中追求极致、做到完美，交出最优答卷？然而“最优解”这个数学领域的极值概念，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是否适用？套用一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经典广告语，就形象地说明了“最优解”只是一个不断逼近的过程，很难达到最理想的状态。那么，究竟要“优”到什么程度才能被接受，应该说在“可行解”的备选集合中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是个现实的选择，因为实用的“满意解”往往胜过理论的“最优解”，这是由战斗的特质属性所决定的。

战斗的灰度属性，模糊了解题的必要条件。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能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把握，就应该坚决地打、放手地打，这是我军通过战斗实践得出的宝贵经验。即使在信息化条件下的“透明”战场，想要完全拨开“战争的迷雾”也难以做到。比如，敌方的兵力部署、阵地构设和障碍体系等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多种侦察手段获取，但隐藏在表面之下的行动方法、主要作战方向和系统释能方式等深层次内容，则要在精熟敌方作战理论的基础上推导而出，考验的是指挥员因敌、因势、因情的战术解读能力，评价标准没有优秀与良好的定量差异，只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别，处于黑白之间不确定的灰度地段，因此在战斗中无法完全获取“最优解”的必要条件。

战斗的时敏属性，限制了解题的规定时间。战场波诡云谲，战局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场战斗的准备时间可以很长，但真正实施起来，关键的时节却都以小时、分钟甚至秒来计算，留给指挥员的现场解题时间极为有限。前一时刻的“最优解”如不及时执行，延迟到下一时刻很有可能就变成了错误的结论。正是由于“解”的参数时刻变化，导致“解”的结论与时间相关，而不考虑时间效益一味追求“最优解”，也就意味着解题的步骤更多、计算更难、耗时更长，反而容易做无用功，直接影响战斗的成败。指挥员应强化时间观念，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梳理分析有效信息，避免湮没在海量情报数据中，善于筹划、敢于决策，要知道不完美的及时行动永远胜过完美的滞后行动。

战斗的全局属性，扩大了解题的考虑范畴。战斗行动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存在着局部和全局的辩证关系。所有局部“最优解”的集合，并不等同于全局“最优解”，甚至有些局部“最优解”对于获取全局“最优解”还会起反作用，这也是在战斗中常讲以牺牲局部利益来保证全局利益的根本原因。指挥员在拟制战斗方案、定下战斗决心时应保持全局眼光，哪里要“取”，哪里该“舍”，心里要有杆秤，把局部解的选取放在全局的大背景下去衡量、去组合。如果事事、时时、处处都要得出“最优解”，既不符合现实条件，也不是正确的解题思路，甚至会陷入无法穷尽的死循环。“解”是好是坏的最终评判，还是要用整体战果来说话。

那么，“满意解”和“最优解”究竟如何选择？可以说，“最优解”指明了追求的方向，而“满意解”提出了务实的做法，二者相互交融、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从作战实践的角度讲，我们可以认为“满意解”就是“最优解”，这也为指挥员留出了更多匠心设计的创造空间，并深刻诠释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指挥艺术性的丰富内涵。

“非对称”中有“对称”

■李 新 王 剑

军事领域的问题最讲究辩证法，不能突出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对称作战和非对称作战亦是如此。两者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对称作战倾向于敌对双方在同领域的对抗，如陆对陆、海对海、空对空等，其胜利取决于双方同类部队数质量的对比，是“实力致胜”；非对称作战则更倾向于敌对双方的跨域对抗，如空对地、空对海、海对地等，其胜利主要取决于双方部队的能力是否相克，是“以巧取胜”。

事实上，在战争实践中非对称作战并不排斥对称作战，不能只强调非对称作战或对称作战而忽视另一方面。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强调“联合部队指挥官要协调运用对称作战和非对称作战，最大限度地发挥联合作战的优势”。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从一开始就投入地面部队，迫使伊军不得不集结兵力抗击，此举为空中打击创造了有利条件，极大提高了空袭效能。美军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地面力量增强了空中力量，反之空中力量也增强了地面力量。”战场实践充分证明：现代战争中，对称作战和非对称作战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必须根据战场实际综合运用，才能真正实现“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

挑灯看剑

热点冷说

快捷者胜

■张丽霞

“故兵胜，不贵久”。快捷者胜，是指反应速度、机动速度、打击速度比对手快，就占有了作战的先机，使敌方猝不及防，从而达成作战的胜利。在作战速度远远超过敌方反应时间的情况下，取胜不言而喻。战争都是在双方攻防交替中进行，无论进攻还是防御，作战双方都在竭力追求以快制胜。《孙子兵法》中讲：“其疾如风，其徐如林，奔突如火，不动如山。”即“风林火山”。其中，风一样的速度，是孙子强调的首要环节。快捷者胜，体现在三个方面：

出其不意，增强作战突然性。“时间就是军队”，提高机动力就能有效地争取时间，达到快捷。机动可以迅速集中兵力，增强突然性。在军事行动中，谁机动快，谁就可以抢占有利地形或置对方于死地。联合作战的快捷性，主要体现在指挥的高效率、兵力兵器机动快速、作战准备快速和随机应变赢得快速等。作战双方，谁能快速有序合理地投入力量，快速机动，并在单位时间内发挥各军种力量的最大综合效能，谁就能取得联合作战的主动权和胜利。

改变战场态势，变被动为主动。联合作战战场情况变化快，在不同的时间，敌对双方表现出不同的态势，有利与不利的时机共存。有了行动的快捷，就可以快速调整作战部署，快速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快速展开作战准备，快速形成打击优势，即使原来处于被动，也能迅速改变战场态势，变被动为主动。

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快捷在作战中还体现在可以通过快速的机动和兵器的高射速，突然打击敌人，同时，又可以通过迅捷的转移和在敌防区外实施快速打击的作战方式，使敌人无法对自己实施有效的攻击，从而形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战优势。随着新型装备的大量列装，部队机动速度大幅提高，火药枪、火炮等热兵器运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类武器装备的弹药速度快，能够快速射杀敌人，与对手形成装备的代差。当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时，当年大清的上万精锐骑兵，在八国联军不到千人的阵地前纷纷倒下。原因是什么？主要就是弹药的射速远远超过了骑兵的速度，使得八国联军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继而发展的众多武器装备，力求达成高速度是不懈的追求。在信息化战争时代，各方努力通过技术升级发展新型常规战略威慑手段，美军率先推出了2030年前“全球快速打击”远景构想，以SR-51A为基础发展高超声速巡航飞机，与空天飞机实现技术融合，形成空天一体的高超声速航空-航天通用作战平台，力求把“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升级为“全球瞬间打击”系统。这都是在用速度和快捷来形成能打人又不被人打的作战优势。

战争实践证明，无论是快速机动，还是闪击作战，无论是飞机、导弹，还是高超音速飞行器等，都在不同的时代挑战着对手的反应速度，颠覆着防御者的防御机理，用速度挑战极限，用快捷夺取战场主动，用快捷打破对手体系，时代的更迭从未改变那句至理名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延伸阅读：《先知者胜》，本版2月19日）

一线练兵

把握好群众性练兵比武时代内涵

■吉顺兵

群众性练兵比武是我军优良传统。习主席强调，部队要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鲜明立起备战打仗指挥棒，必须紧盯作战方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不断丰富和拓展群众性练兵比武的时代内涵，不断探索创新方法路子，促进军事训练成果深化转化，切实提高部队训练实战化水平。

领悟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的时代要求。当前，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要放在全局中来认识把握。强化使命任务牵引，扎实研战练战，着眼联合作战特点，依据使命任务设计能力模型，在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中主动加载训练目标、科学规划训练发展，聚焦打仗必需、胜战基础、制敌绝活，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抓好关键核心引领，突出练将强官，同时抓好首长机关业务基础、指挥技能、战术作业训练，着力纠治“五弱”“五个不会”问题。贯彻真难严实要求，坚持按纲施训，严格按照训练大纲规定内容、标准、方法、条件筹划组织练兵活动，力争做到环境真、内容难、考核严、演练实。提高训练质量效益，谋求创新发展，强化危机意识、问题倒逼意识，瞄准训练内容、方法、管理、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适应不断快速变化的能力需求，在适时、适地、适配、适量的精确保障上下功夫，提增群众性练兵的蓬勃朝气和厚实底气。

探索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的方法路子。推动练兵模式向体系型、精准型转变，推动练兵机制向标准化、流程化转变，推动备战力量向多能型、模块化转变。紧盯对手研训，加强军事前沿信息动态等探索研究，搞清复杂战场环境对装备效能、部队行动和军事训练的影响，分级建立敌情数据库，牵引保障模式转变和保障能力提升。以联为纲促训，按照由浅入深、分步施训、逐级融合的步骤，构建“基础+指挥+要素+演习”课目体系，以要素编组联训、营连战术行动、重大演训保障为抓手，采取基础交互训、专业集成训、指保一体训、综合对抗训的模式，抓好练兵比武模式创新、完善和固化。应急保障实训，区分军事行动任务背景组织特情推演，定期组织检验性拉动演练，做好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的能力数据收集，完善应急备份手段和迅即接替方案预案，确保遇有情况能随时遂行任务。拓展能力强训，升级改造现有武器装备平台，通过综合要素设备整治、重塑架构、优化模式，着力构建具备保障支撑能力的体系布局，为群众性练兵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搭建平台。

创新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的手段模式。积极改进群众性练兵调控评估手段，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智能化手段，构建部署集应用场景、具体案例、组织运用等功能的仿真训练系统，为达成备战任务提供快速、准确、高效、可靠的保证。探索网上练兵模式，构设一种任务多种地形、一种地形多组情况，突出全过程、全要素、全领域手段和能力建设，不断丰富群众性练兵模式。强化指挥编组训练，落实远距离、全员全装的信息系统构建演练，将战法创新融入实兵演练，突出部队行动实际调控和战场情况应急处置，在实践探索中查漏补缺弥合短板，提升专业互学、互通、互补性。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教导（训练）机构强训、部队集训、院校培训模式，系统细致地梳理问题，向创新要思路、要方法、要效益。

强化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的管理保障。在参训对象上要落实广泛性，力避重下轻上、重兵轻官、重分队轻机关、重指挥军官轻技术军官等现象；在训练内容上要落实普遍性，严格按纲施训，坚持以联为纲，实现全课目覆盖；在训练组织上要落实基础性，抓好部队作战行动、任务规划和行动指挥能力的齐头并进，同步提升单兵单要素能力与多级多要素联动、横向跨域跨军种联合能力。切准“比武”练兵的源动力。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摔打历练部队，立足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抓练兵备战。围绕保打赢做工作、抓保障、搞服务，切实按照“传统+先进”的模式，建好机制，打好品牌，搭好平台，并作为组织训练、锻造军人血性和荣誉感的重要手段，不断撬动“比武杠杆”，聚力形成“蝴蝶效应”。